

《古兰经》 与 现代科学

(法)莫里斯·比卡伊博士 著 阿里·杨安等 译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 مَلِكِ يَوْمِ الدِّينِ ۝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

[1]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2]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 [3] 至仁至慈的主，

[4] 报应日的主。[5] 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相助，[6] 求你引领我们上正路，[7] 你所相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In the name of God, Most Gracious, Most Merciful.

Praise be to God, the Cherisher and Sustainer of the Worlds; Most Gracious, Most Merciful; Master of the Day of Judgment. You do we worship, and Your aid we seek. Show us the straight way, the way of those on whom You have bestowed Your Grace, those whose (portion) is not wrath, and who go not astray.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IN THE NAME OF ALLAH
THE MERCIFUL THE COMPASSIONATE**

奉大仁大慈安拉之尊名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古兰经》与现代科学

译者的话	(4)
原 序	(5)
第一章 绪 论	(10)
第二章 《古兰经》的真确性	(28)
第三章 天地的创造和宇宙的形成	(35)
第四章 关于天文学的论述	(50)
第五章 关于地球的论述	(69)
第六章 关于动植物的论述	(84)
第七章 关于人类生育的论述	(97)
结束语	(109)

附 录

一、《古兰经》章句中含有“听”与“看”的奇迹	(111)
二、伊斯兰教对科学文化的几点贡献	(124)
三、论艾滋病	(133)
四、《古兰经》关于性行为的规定	(139)
五、男女大脑之间的差别	(144)
六、乳的化学构成与《古兰经》“奈哈勒”章 第66节的关系	(148)

编者前言

四十年前，当《回教信仰基础》一书（由利比亚著名学者爱勒·吉斯尔著，陈克礼译）付梓刊行之时，陈克礼阿訇曾在盛赞之余不无感慨地憧憬着：未来的伊斯兰学术应当向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综合化发展，以便世人了解伊斯兰的真谛与精髓，从而消除各种误解与偏见；同时也使教内人的信仰基础更牢固地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感赞真主！经历了四十年的人间沧桑，伊斯兰的总体形象，特别是在学术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的腾飞、科学的突进、文化的繁荣……所有这一切都使伊斯兰愈来愈清晰地、伟岸地矗立在世人面前。

在当代伊斯兰学术研究中，科学理性潮流格外令人瞩目。一大批的科学家、宗教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伊斯兰与科学（自然的、人文的）之间的联系。并发表出一批又一批的有价值的成果，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不少教外有良知的科学家、学者也分别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来研究伊斯兰与科学（各学科部类）之间的关系，——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有法国科学家莫里斯·比卡伊博士的专著《〈古兰经〉与现代科学》。这部专著的部分章节，曾分别在《中国穆斯林杂志》1988年第二期、第三期；1989年第五期、第六期；1990年第一期陆续发表。引起了教内外群众的热烈反响。

此外，一九八七年，世界各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宗教学者

曾云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召开了主题为“《古兰经》与《圣训》中的科学奇迹”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向大会提交了数十篇有价值的论文。该次会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收录在本书中的毛里斯·布赛勒博士的话也许是值得人们回味的：“在《古兰经》的启示出现之前，没有任何经典叫人们去探索科学，探索科学是伊斯兰教提倡的一种全新的心理的一个标志。”事实上，人类科学发展史也早已雄辩地证明：迄今为止的大量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成就的取得，乃至科学发展的动力，许多或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古兰经》这一伊斯兰精髓。就对科学发生的影响来看，《古兰经》指导下的伊斯兰没有发生过在今天回想起来令人感到羞辱和遗憾的历史（象布鲁诺、伽利略等人曾有的遭遇）。这足以使我们自豪。

需要加以指出的是：科学是永远处于发展之中的，许多科学发现在其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往往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显示出它的局限，——这是必然的。因为科学常常要打上时代的印记，而作为真主言语的《古兰经》则是超越时代的。也正象《伊斯兰教对科学文化的几点贡献》的作者所精辟地指出的：“《古兰经》上面有许多关于自然现象的论证它们的准确含义只有在现代由于科学上的进步，人们才有可能了解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当科学与《古兰经》出现不一致时轻率武断地指责或诘难真主的言语了。相反，我们只能祈求真主，在科学理性上把我们引领上更高的阶梯，从而发现那全新的境界。不能否认，人类认识史上确曾发生过某些“科学理论”与《古兰经》相左的情形，但最后往往出现两类情形：一是深信当时的某些

“科学理论”而对“古兰”发生疑虑，结果导致走入死胡同；二是坚信“古兰”之为绝对真理，以此作为基本信念和动力去进一步考察验证科学理论，结果最终发现并纠正当时“科学理论”的偏颇乃至失误。

同时我们还想指出：科学对于我们穆斯林来讲，一方面是真主慈悯我们治理世界、谋求物质幸福的工具，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更是我们认识、接近、敬畏真主的理性途径。科学与宗教是一对孪生姐妹，但她们彼此是无法替代的。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起于科学，止于宗教，已是无数学者和明达之上的共同归宿。我们并不奢望人们读过一两本书后就一夜之间成为虔诚信士，我们只不过希冀教内同胞能由此体认到真主的实有和伟大，并引起对科学文化的应有重视；而教外读者能由此廓清对伊斯兰的模糊认识，进而能以一种较为公正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拥有十亿信徒的宗教。

最后应当说明，本书附录部分的论文，是一九八七年伊斯兰堡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论文（原文均为英、阿文），因时间所限，这里我们只能向教胞先行译介其中六篇，并将其以附录形式编入本书，以使读者先睹为快。

该书除个别署名者外，均为阿里·杨安教友翻译，我们祈求伟大全能的真主赐福于他，阿敏！

书中疏漏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编者谨识

公历1990年6月

伊历1410年11月

译者的话

当代著名医学家、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莫里斯·比卡伊博士是如此全面系统地以现代科学观点研究《古兰经》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古兰经〉与现代科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法文原著于1976年问世于巴黎，今已有英、阿、乌尔都等译文。为使我国穆斯林和同胞分享世界研究《古兰经》的成果，特将其译出。

作者立论严谨、选材得当、文笔朴实、分析有理有据、推论合情合理、结论令人信服。文中援引了1974年罗马教廷自我批评的文告，澄清了世人对伊斯兰教的许多偏见和误解；用事实驳斥了西方某些人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诬蔑和诽谤；把大量现代科学知识与《古兰经》中不胜枚举的论述进行对照，读来引人入胜；文中还分析了以往《古兰经》译文或注释中存在失误的原因，并根据现代科学知识结合原文斟酌推敲出作者认为符合经典原意的译文，实为作者慧心创举。总之，他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另外，文中《古兰经》的译文分别选自名驰中外的学者先贤王静斋阿訇和马坚教授的中译本；有时还参考了阿里·优素福的英译本；此外，个别章节的译文，由译者根据作者的创见自行译出，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文中已有说明，兹不赘述。

文中错误、疏漏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译者于1990、3

序

已往30年中，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对话，代表了这两个一神教宗教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话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如人们广为议论的在黎波里、科尔多瓦以及其它地方举行的许多会议。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1974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在梵蒂冈接见了沙特阿拉伯大乌力玛学者代表团，以及许多基督教团体和穆斯林团体为了更好地加深彼此间的了解而采取的许多措施。若干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十分无知，但有关伊斯兰教的种种误解却广泛流传着，因而混淆了视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今，改变这一切的时代已经来临！通过澄清许多存在着的问题，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新开始的对话已使这种改变成为可能。在大量需要澄清的问题中，由各自经典引起的问题最突出，因为其他问题都和经典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了解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各自经典的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经典是其各自信仰的基础。

《圣经》注释家的观点十分明确。

基督教徒的观点可简括为一句话：《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在让·吉汤所著《教义问答手册》（1978年出版于巴黎）一书的题为“真理的启示——《圣经》和《福音书》”的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文字：“上帝自己不曾写下这些经典，这些经典是由上帝把他想要我们知道的一切“吹入”众多的使徒和先知而写成。人们把这种“吹入”称为“启

示”。因此，先知们写下的经典就称做“上帝启示的经典。”

在各自不同的时期，使徒和先知们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写下了各自的经典。因此，人们可以在整部《圣经》中发现五光十色的“文采风格”。关于这一点是世人都承认的。所书，无论在阅读《圣经》或《福音书》时，每当发现上帝的启示和出处不详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某些世俗思想演变来的观点同时并存时，并不感到特别惊奇。

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穆斯林注释家们的主张，就会看到他们关于《古兰经》的说法和基督教注释家对《圣经》的说法截然不同。大约在14个世纪之前，麦加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静思冥想的穆罕默德接受了天使伽百利传达的首次默示。首次默示之后，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默示才又继续下降，先后长达20余年。这些默示不但在穆罕默德有生之年就用文字记载下来，而且他的早期追随者及后来归信伊斯兰教的信徒们都能背诵下那些默示。穆罕默德归真（公元631年）之后，所有记载下来的默示被汇编成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古兰经》。《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人的增删。我们现在仍拥有伊斯兰纪元一世纪时《古兰经》的手稿，从而保证了今日《古兰经》的准确性。

论及造物主的万能时，《古兰经》有着不计其数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论述与思考：从天文学、人类生育、地球直至动、植物世界；另外《古兰经》中还有关于创造世界的全部论述。这一切仅为《古兰经》所特有，是《古兰经》的一大特点。《古兰经》的这一特点势必引起人们对其论及问题的注意，因为《圣经》对这些问题大都没有涉及。另外，关于

《古兰经》和《圣经》共同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把两者的论述进行对照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今时代，科学进步已使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关于自然现象的完全可靠的又经过实践证明的思想认识，因此可以排除那些按其性质而言将来还可能发生变化的理论。所以研究《圣经》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将其与现代科学知识进行比较是完全可能的。研究的结果十分清楚：就宇宙的形式（创世的描述）、地球上人类出现的年代以及洪水记的年代而言，《圣经》的作者们（福音传道师，尤其是路加）所提出的耶稣（尔撒）的家族年谱，表达了当时盛行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恰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矛盾，这一点十分明显。今天，不承认《圣经》中存在着违反科学的错误是行不通的。鉴于《圣经》注释家一贯教导人们的关于犹太、基督教经典的编纂过程，这部经典怎能不包含着错误呢？因此，我们完全同意让·吉汤的说法：“《圣经》中关于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是人为的错误，因为很久以前，人类很幼稚，不懂得科学。”许多基督教经典注释家关于《圣经》的见解，似乎和现今科学知识发现的《圣经》的某些论述与现代科学知识大相径庭的看法完全一致。

然而，这种情形是否也适用于穆斯林注释家关于《古兰经》默示的说法呢？人们可否在《古兰经》中找到反映当时盛行的思想，而后来那些思想又恰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抵触的情形呢？如前所述，《古兰经》中存在着不可数计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论述。根据经验，大量关于自然现象的论述中完全可能会出现许多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这是因为考虑到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性质，同时又是处于蒙昧时代——因为

我们不应忘记《古兰经》的默示大约发生在法王达戈贝尔（公元629——639）统治法兰西时期。

作者把现代科学与《古兰经》中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比较，并把比较的结果于1976年公诸于世。起初，比较的结果使作者本人十分惊讶：《古兰经》确实没有一丝一毫与确凿的现代科学知识相矛盾的地方。同时，在论及许多问题时，《古兰经》一点儿也没有当时流行着的关于那些问题的思想。而且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发现《古兰经》所述及的大量事实的正确性。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作者于1976年11月9日在法国医学科学院宣读的题为“《古兰经》中有关生理学和胚胎学的论述”的论文，就提供了许多资料。而鉴于我们所了解的各门科学的历史，这许多资料，如同《古兰经》关于其他许多问题的论述一样，是人们根本无法解释的。因此，现代人发现的《古兰经》没有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这一点，与穆斯林注释家思想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其实是在含蓄地表明：造物主不可能提出任何错误的思想。

上述有关经典和现代科学的思想认识并不是作者的新发现。《圣经》中存在科学方面的错误也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按照基督教注释家们的观点，作者系统地描写和分析他们的错误的做法也许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就《古兰经》而言，经典与现代科学知识是没有任何矛盾的，这种现象断然是人们所无法解释的。而这一点似乎完全被西方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忽略了。毫无疑问，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需要掌握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而一般的研究者只有阿拉伯语言文化知识，并不具备许多科学知识。由于只有阅读原文才能领略《古兰经》中的奥妙之处，所以只有精通阿拉伯语又

是科学家的人才能把《古兰经》与科学的共同之处进行比较。本文的作者评论以事实为根据，并把由此产生的合理的推论奉献给读者。换言之，倘若比卡伊博士不曾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其他别人也迟早会象他那样从事这种研究。如果巴斯德（1822——1895）没有发现细菌，其他别人也会发现细菌的。尽管有人反对事实，因为发现事实真相会使他们感到难堪、恼火、震惊，但归根结底，事实总是雄辩地证明其存在的。

目前的研究使人们对《古兰经》有了新的认识；另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以科学知识检验经典中某些方面的做法的优越性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做法使我们得出，科学知识引出的结论和经典注家们持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章 绪 论

把《古兰经》和科学联起来确实令人大吃一惊，特别是因为其结果表明两者完全一致，而不是互相矛盾。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把宗教经典和科学知识进行对照近乎奇谈怪论。确实，除少数例外，当今的多数科学家都只对实利主义的理论感兴趣。他们认为宗教以神话为基础，所以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十分轻藐。而且在西方，每当人们讨论科学和宗教的问题时，在所涉及的宗教中，人们倒是十分愿意讨论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却很少会想到伊斯兰教。由于种种误解，人们确实对伊斯兰教做出过难以数计的错误评论，因此如今人们很难弄清伊斯兰教的真面目。

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科学知识过于对照之前，简述一下伊斯兰教似乎很有必要。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许多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的是无心的误会，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诽谤，其中尤以歪曲事实最恶劣。一段时间内，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歪曲事实则是不可饶恕的。在那些资历颇深的专家们编著的非常著名的著作中，读到那些赤裸裸的谎言时令人感到十分忧虑。以下是摘自《宇宙大百科全书》第六卷中的一个例子：在《新约》的词条下，作者提及《新约》和《古兰经》的区别时写

到，“福音传教士们……没有……，如在《古兰经》中那样，宣称传达了造物主奇妙地默示给先知的一部自传……。”其实，《古兰经》与自传毫不相干：《古兰经》是一部传教的经典；作者只消翻一下即使是译笔拙劣的译本，也就会明白《古兰经》根本不是自传。作者所云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无异于在说，福音书即一位福音传教士的生平。对《古兰经》发出如此妄论的人竟是法国里昂基督教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先生！因为某些人发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的妄语，所以造成人们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误解。

然而事情还没发展到糟糕透顶的地步，因为如今宗教已不再象往昔那样因循保守，许多宗教都在寻求彼此间的了解。如果了解到以下情况，人们一定会十分惊讶，即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导人正在试图和穆斯林世界建立联系；他们正致力于消除误会，并竭力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着的对伊斯兰教的种种错误认识。

在序言中，我曾提及最近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摘引了罗马教廷非基督教事务部发表的题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话的方针》的文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它申明了罗马教廷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新立场。我们在该文告的第三版（1910年）中看到，新立场要求“我们基督教人改变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并批判我们原来的偏见”……“我们应该首先着手改变基督教兄弟姐妹们原来对伊斯兰教的看法，这是进步的做法，同时又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根除昔日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伊斯兰教的陈旧形象，由于偏见和诽谤，这种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我们应该认识

到，过去对待穆斯林们不公正的地方，主要是由基督教的宣传和教育造成的，西方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罗马教廷的这份文告长达150页。文件详尽地批判了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由来已久的种种错误认识，并陈述了伊斯兰教的真相。

在题为《从最可怕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文章中，作者们向基督教徒倡议：“在此，我们也同样必须彻底修正我们的观点，特别是某些成见。对于伊斯兰教的成见多如牛毛，而又很肤浅。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保留这些观点，因为它们形成时过于草率或这分主观武断了。虔诚的穆斯林对于这些观点会感到十分困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经常使用“安拉”一词来指穆斯林们的造物主不同于基督教徒信仰的造物主。在阿拉伯语中，“安拉”意为“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其实，只有“真主”这个词才是该词的正确翻译。对于穆斯林来说，“安拉”也恰好是穆萨（摩西）和尔撒（耶稣）所信仰的主。

罗马教廷非基督教事务部发表的文件用以下措词强调这一根本观点：

“坚持主张‘安拉不是真正的‘上帝’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西方，一部分人确实是如此主张的！议事会议的文件纠正了这种偏见。引用如下一段话（摘自第二届〈1962—1965〉罗马教廷委员会曾发表的文件）可以最好的说明伊斯兰教对上帝的信仰：穆斯林信仰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信仰，并且和我们基督教人一样崇拜唯一的仁慈的上帝，最后审判日审判全人类的审判者……。

因此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穆斯林反对许多欧洲语言中经常使用“安拉”一词而不用“上帝”一词的习惯。马松

(Masson) 法译《古兰经》终于用“上帝”一词取代了“安拉”一词；有文化修养的穆斯林对于这种译法十分赞赏。

罗马教廷的文件指出：“‘安拉’是操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徒指上帝的唯一词汇”。

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

罗马教廷的文件还批判了对伊斯兰教的许多其他错误认识和谬论。

关于伊斯兰教的一种广为流传的偏见是“伊斯兰教的宿命论”。文件分析了这一偏见，并援引了《古兰经》，提出与宿命论相反的人类负有责任的思想，因为人类将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审判。（《古兰经》云：各人犯罪，自己负责。

（6：164）——译者注）文件表明伊斯兰律法的概念是虚设的；与此相反，文件引用两节《古兰经》说明，应该用信仰的真诚来取代律法的作用；然而在西方，这两节《古兰经》却遭到人们的误解。请看：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2：256）

关于宗教的事，他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的义务。（22：78）

文件批驳了普遍认为的“伊斯兰教是畏惧的宗教”的观点，主张“伊斯兰教是爱的宗教”，出自对上帝的信仰而爱自己的邻居。文件驳斥了许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共有的另外一种错误认识，即所谓的伊斯兰狂热（主义）。关于这一点，文件做了如下的评论：“其实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并不比基督教更狂热；相反，基督教比伊斯兰教更狂热，特别是当基督教的信仰带有政治色彩时。”此处，文件起草人引